



黄泥瓮庇护的童年

□天凌



“后来，比起大蒜头，他觉得他的黄泥瓮更像一只墨水瓶，(容量大约是)普通墨水瓶的两倍。”

母亲用黄泥和糯米稻草盘成麻花辨，为近乎幻想的丰收，早早盘好了这个巨大的黄泥瓮头。然而，好几年过去了，粮食总不够吃，这个总是张着空空之嘴的黄泥瓮头，后来成了最小的儿子睡觉的地方，它就像现实世界的一个子宫，包容了主人公孤独的孤独、幻想以及疗伤旅程。

这是一个苏北男孩真实而残酷的成长记录。读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庞余亮的新作《小糊涂》一书，首先吸引我的，是作者新鲜夺目的语言。写上世纪七十年代贫困童年的文章多矣，写农民的孩子在饥饿的胁迫下四处找寻生存之路的文章也多矣，写不受关注的角落里，孩子自由生长的文章也多矣，但找到一种独一无二的叙事节奏，将这些沉重的往事一一插上轻盈的翅膀，《小糊涂》是独一份儿。

作家创造了一种仿佛编织“黄泥瓮头”式的叙事节奏，既朴素，又诗性。乡村大地上为了生存而挣扎的现实，就像黄河故道中留下来的黄泥一样，坚硬又粗犷，只会在水的激发下产生片刻的柔润，而孩子的疯狂想象与自得其乐，就像是闪烁着金色光芒的糯米稻草，韧性十足并带来温暖。作家就像当年的母亲一样，极具耐心地将黄泥打薄，糊在糯米稻草上，紧接着，他以这些泥草筋盘出了许多条辫子状的“长面包”。是的，通过作家的细心解剖与重新编织，大量沉重的故事有了筋骨，有了韧性，有了明亮、轻盈的段落叙事节奏，有了一种“抵死快乐”的逍遥与明快。接着，作家用这些“黄泥筋辫子”一圈圈紧密地盘绕，耐心垒出《小糊涂》这本书庞大而坚实、精巧又粗犷的结构，它就像一个巨大的黄泥瓮，包孕了苏北大地上童年的真实模样，饱满又虚空，“要肩膀有肩膀，要脖子有脖子。”

遍布全书大部分章节的分行语言，犹如稻草辫子一样层层叠叠、节奏感强烈，来为那些苦涩中夹杂温暖的童年往事，创造轻盈又诗性的讲述节奏，这就像孩子用瓦块打水漂，七下、八下、九下，匪夷所思的弹跳行程，让读者也禁不住兴奋了起来，并浮想联翩。

而作家的一些绝妙的用词与比喻，又像是这些稻草辫子之间打成的结，忽然出现的醒目凸起，让人忍不住用目光抚摸它。

我们不妨来读一读这些词句：“疼是条野狗，是有牙齿的，惹醒了它，它就会用牙齿不停地咬他。”“委屈是只小野兔，有一对非常警惕的耳朵。”“梅雨季节下了一场一个月的雨，这是雨做的鞭炮呢，无数个水泡出现了又爆炸了……”《小糊涂》的写作印证了作家对语言深入细致的研究，他说过：“有过诗歌写史的作家，就像被闪电照亮过的田野。被闪电照亮过的田野和没有被闪电照亮的田野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就是诗歌的恩情。”而《小糊涂》一书，正布满了被这种诗人的自觉意识猛然照亮的瞬间。

这本书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，作家写出了乡村儿童与父母之间爱恨交织的关系，这种关系的如实抒写，在中国的儿童文学史上是新鲜的尝试。父母生么儿老害时，已疲惫苍老，他们当然偶尔会闪现关怀和温情，但更多的是生活压力倾泻而出时，向弱者劈头盖脸的迁怒。孩子在黄泥瓮的瓮壁上留下了深深的指甲划痕，每一根划痕都记录着父亲向他倾泻下来的“雷暴雨”。父亲赌输的时候，种土豆和甘蔗都亏了本的时候，还有一些什么原因也找不到的惩罚，都给了最小的儿子。然而，这些充满委屈的刻痕，又会被作者在过年的鞭炮燃放之前，用唾沫一点点抹平。新的一年要来了，又一个春天要来了，敏感的孩子感觉到自己拔节成长的声音，他想让这些痛苦的往事留在旧年，从此翻篇。我们要庆幸这只黄泥瓮成了作家每晚的栖息之巢，庇护了他，让他悄悄地愈合了来自父亲的教训与伤害。我们来看看这一段：“伤口靠在黄泥瓮细腻的泥壁上，疼一下子消失了。”“黄泥瓮尝过很多麦和米的味道，很懂事。懂事的黄泥瓮把他手背上的疼一点点吃下去。”

是的，从全书来看，母亲是更紧密的同盟，他们需要共同对付突如其来的考验：洪水、歉收、灾荒；父亲是更松散的同盟，儿子只有在人到中年的时候，才部分理解了父亲，而此时父亲已经听不见他的原声与认同了。

也幸亏有黄泥瓮的庇护，幸亏有土地上的植物们、小动物和野果们，孩子才得以身心健康地长大。它们不仅是这个泥瓮里的启蒙课本，还负责启发他的想象，藏匿他的梦幻，消解他的疼痛，以浩荡的晚风吹走他的感伤和怨恨。这本神奇的力量中，混合着庞余亮散文创作中的天真与沧桑，混合着他的无尽隐忍与直抒胸臆，它在压抑中时时闪现开怀畅笑与自由表达，读来泪水与笑声齐飞，童年的孤独与想象，终与长天一色。



俏也不争春

——朱江专著《大生档案》读后

□季建林

者，取得了丰硕成果，以至在国际国内出现了专门研究张謇的“謇学”。

但是，研究张謇之路不是平坦的。且不说1949年后由于受“左”倾思潮影响，张謇作为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受到批判，就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，张謇研究也未受到应有重视。20世纪90年代，在时任南通市市长后任市委书记罗一民的推动下，南通的张謇研究逐步形成热潮。2020年11月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通，在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展陈，称赞张謇为“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”后，张謇的宣传和研究达到高峰，一大批张謇研究成果问世，张謇企业家学院也应运而生，3年内就有近9万名来自全国的民营企业家来学习培训。

朱江是海门横沙镇人，与张謇的出生地海门常乐镇相距不远。1990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南通市档案馆，从事大生档案的整理工作，从此与张謇研究结缘。他不仅工作业绩斐然，而且研究成果突出，尤其从历史档案中挖掘考证张謇事业轨迹的许多论文，是研究张謇难得而又可信的佐证，因而成为南通乃至“謇学”研究的档案学专家。《大生档案》一书是朱江从档案学视野研究张謇的力作。全书共六章，第一章介绍与研究了大生档案的形成；第二章介绍与研究了大生档案形成的主体——大生沪所；第三章研究了大生档案如何由企业资产转化为社会的共同记忆，为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特有的贡献；第四章介绍及研究大生档案的征集与补充；第五章研究大生档案在张謇研究中

发挥的特殊功能与作用；第六章通过对大生企业档案的研究，揭示大生集团所辖的大生纱厂、通泰盐垦等企业的内部管理、经营理念及南通与上海、实业界与金融界的关系。作为从档案学视角研究张謇的专著，其最显著的特点与贡献在于作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，这些史料不仅介绍了来源，还有许多历史资料的影印件，有的是第一次披露。为了论证某一史料的真实性，作者甚至找出半个世纪以前工作人员出差的报销单作为佐证，治学之严谨，可见一斑。

朱江的办公室，到处都是书，办公桌上的书足足堆了两尺高，许多书中都夹有便于查询的纸条。他坐的一把木椅，与我家的一把木椅是一个年代一个式样的。据我考证，这个式样的木椅是张謇当年创办的通海泰商会的公用椅，距今已有百年历史。是历史的机缘还是巧合，作为张謇研究的专家，朱江在这把椅子上整整坐了三十余年，为挖掘、整理、研究大生档案尽心尽力，把为国守史作为崇高的事业。朱江在“引言”中满怀深情地写道：“每一代人都会逐步退出舞台，这个课题的基本完成，既是一个时期的总结，也可以算作给年轻的档案人的一个接力棒吧。”

诸多像朱江这样的专家学者，甘坐冷板凳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出了诸如《大生档案》一类的学术专著，为张謇研究作出历史性贡献。看到今日张謇研究如火如荼，成果丰硕，人才辈出，他们就像迎春的梅花，“俏也不争春”。

新书架



《众神归位》
栾保群 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中国的神祇上自玉皇大帝，下至水火雷电、鱼龙百虫，不仅数量庞大，而且随着地域、时间的变化，往往倏生倏灭，忽小忽大，诸神之间的关系、统属也极不稳定，此起彼伏。有鉴于此，著名民俗专家栾保群梳理典籍，对民间信仰中的各种神祇分门别类，排座次，立尊卑，使混乱的民间众神各归本位。



《阿勒泰的角落》
李娟 新星出版社

十九岁，她随家人初入阿尔泰深山牧场，在荒野中经营起半流动的裁缝店和杂货铺。什么都可以从无到有，一点点被创造出来。这样的土地容不下虚饰和矫情，一切都那么直接、真实，世界是未驯服的，感观是纯天然的。哪怕生活永远在一边抛弃一边继续，只要感应力还在，永远可以发现新的、值得记忆的美好。



《事实与虚构》
[法]弗朗索瓦·拉沃卡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虚构文化在我们时代的构建与扩张，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理解世界和存在于世的方式。这本书完整地评估了关于虚构从古至今的争议，重新思考文学、电影、戏剧和电子游戏中的虚构界限，跨越文学理论、精神分析、法律、认知科学等诸多领域。



《我们遗忘的一切》
[德]克里斯蒂安娜·霍夫曼
新星出版社

1945年1月，德军从波兰撤退，100多万德国百姓、50多万军人撤回西欧，造成大量难民儿童。作者即难民儿童的后代，其父母均于战中被逐出家乡的德裔难民。逃亡那年，父亲9岁，之后对此事只字不提，75年后的同一时间，父亲病危，女儿重新踏上他们当年的逃亡之路……

旧藏陈从周《书带集》

□彭微

那首《忆江南·如皋好》：“如皋好，信步冒家桥。流水几弯萦客梦，楼台隔院似闻箫，往事溯前朝。”这首小词，在如皋脍炙人口。鲜为人知的是，陈从周初次来如还撰有一篇《双环城绕水绘园》。去岁，《余韵幽然：千古风流水绘园》编印面世。书中录入陈从周《重修水绘园记》，那是一篇短文。不知何故，未录《双环城绕水绘园》，可谓憾事。幸好这篇佳作早已录入《书带集》，还曾刊于1983年第3期《旅游天地》杂志。

文中，陈先生肯定水绘园是“中国名园”，他也为水绘园挥毫写下“天下名园”四个大字。正是借助撰文，他还多费笔墨，向读者介绍了冒辟疆、董小宛两人的生平史料。为了了解水绘园的历史，陈先生还翻阅了旧本《如皋县志》，于《双环城绕水绘园》中写道：水绘园的变迁，民国《如皋县志》卷二上说：在城东双隅中祥寺、伏虎寺之间，旧为文学冒贯一别业，名水绘园……

陈先生可能一时疏忽，此段有两处小误。水绘园的记载，见于《如皋县志·卷三·古迹》，并非卷二。如皋未有中祥寺，原文是中祥寺，那是一座建于唐代的寺庙。

陈从周为何对水绘园情有独钟，还于文中大段介绍冒家历史及冒家和水绘园因缘？这无疑要从他年轻时的一段交游说起。这段佳话，他写入《双环城绕水绘园》末尾：游罢水绘园，不禁使我想起了水绘园的

后人冒鹤亭老先生，记得二十二岁那年随夏师瞿禅第一次谒先生于上海，初次见到他珍藏的冒辟疆与董小宛的像。今园中所悬挂的二像，是他所藏的复制品。冒先生是学者、诗人，他的儿子孝鲁先生亦工诗，所谓“名门”之后了。我们是忘年交，是朋友，见园怀人，想得就比较多。

说及文中这段感慨，水绘园中所挂冒辟疆像、董小宛像是如皋本土画家董伯衡于1959年所绘，绝非陈先生1940年所见画像。冒孝鲁，即冒效鲁，是冒鹤亭的三子。因为1940年的缘分，冒效鲁与陈从周结下深厚的情谊。陈从周女儿陈馨藏有其父所绘《长竹卷》，1987年，冒效鲁为此卷题词：“一代宗师，下笔不凡，称家才媛……从周老气，画竹始其女公子，谨缀四言为赠，丁卯仲春，冒效鲁。”冒效鲁还有一位弟弟，正是剧作家、战地记者舒颀。我手头这本《书带集》本是舒颀的旧藏。书中扉页有两列签字：赠冒舒颀老师，顾启，钤印“顾启如皋人”等。顾启是南通大学教授，去年初才离开人世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顾启热衷于研究冒襄及其著作，常常向冒效鲁、冒舒颀请教。彼时，他将这册新书送给舒颀，究其缘由，正是源自书中那篇《双环城绕水绘园》。冒舒颀保存此书多年，直到他逝世，才流入市场。不过冒舒颀旧藏此书，也算为陈从周与冒家的情缘再续一笔。

先锋本色与阔大基调

——冯新民新著《玄鸟》读后

□刘白

常规，突破了世俗思维，完成了对人生与自然的构建。

人生阅历和爱好是诗歌的基石。新民老师丰富的生活给予了他想象的空间。同时，他爱着这尘世，更爱着艺术，这使他的诗歌有了阔大的基调。在艺术方面，他不仅爱文学，爱着绘画，还爱着音乐（甚至佛教音乐）。源于阔大的基调，新民老师的诗歌显得大气而文化气息浓厚。“被冬天射杀的一棵树/寻找没有被冬天射杀的自己//声音被冻结。影子被冻结/活着的一个穴道/被山峰流放”《在抽象的世界里观画听乐》。这首诗，如果你能够读懂，必是一个对音乐和绘画兼修的人。他这样写《一幅画》“我在一幅画里涅槃/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人间/看见的是一种色彩的凋谢/在一幅画上/种下的种子”。如果说绘画是一种艺术，诗人已经融合了各种艺术，成为诗歌、音乐、绘画的布道者。

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诗人一直在路上，一路讴歌，一路咏叹。新民老师有个特点，只要是他就游历过的地方，不管是天下闻名的名胜抑或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，他都能够有所感触，都能够写下诗一样的感悟。每天哪怕再晚，他都要坚持把当天游历的感悟写成诗歌，才算是圆满的一天。这样的诗歌像珍珠一样，散落在诗集里。比如，《向喀纳斯河道一声晚安》“喀纳斯/流过的雪和黎明。流过/没有走过的足迹/为毡房掀开昨夜的门帘/为一棵草羞羞答答地出生/道一声晚安”。你看，每天诗人都要走向过的地

方道一声晚安，才肯入睡。像这样的诗歌还有很多，《大敦煌》《莫高窟》《玉门关》《那拉提草原的傍晚》《扬州二十四桥》，无一不是真情实感的流露，也给诗集增添了诸多可读乐趣。

写诗的人至今仍然活在唐朝和唐诗里。唐朝是诗歌的殿堂，是诗人一醉不愿醒来的梦乡。新民老师对唐朝和唐诗有着坚定的执着与偏爱。唐朝在他的诗歌里多次重生。他这样写道，《如果我在另一个地方进入唐朝》：“在另外一个地方/有另外一个人/进入另外一个唐朝/和我讲唐诗的来龙去脉/一枝杨柳。长亭短亭/不知道灞桥是否还在收集/别离的泪水”。唐朝，是诗意兴隆、盛世繁华，也是西风残照、汉家陵阙，灞桥的杨柳，见过所有的过往，唐朝一再在诗人的诗歌里重现。另外，诗人还写下了《在王维的一首诗里》《在唐诗之路》《唐宋随想》等等，都对唐朝和唐诗表达了一种致敬。

写诗自觉、思考自觉和创新自觉，先锋本色与阔大基调，是我对新民老师诗歌创作的基本认识。正是通过这些诗歌，通过朋友圈每天读他的诗歌，让我觉得与新民老师日日能够见面交流，时时感受到启发。期盼诗人能够创作更多更好的诗歌，让诗坛溅起一片惊涛。

